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

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
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
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
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
上通乎道德下上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
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
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
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
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
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
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
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
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
琢其章纘　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
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
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祗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賛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嫡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

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録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皐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皐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鑕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勑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　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庞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産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浣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愧不賢者生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予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
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
羅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
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眞
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
以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瑶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宄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强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絕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章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伴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馘分岸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襚　無以　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駮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合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其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曾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厥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羞醪

祭馬龍圖父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嶢嶢始逢君之執靮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睆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于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晝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末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卿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艅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强明爲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非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已無慙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襟

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　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奬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醻誰謂我人去
公三年間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歸曾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駁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
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朞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
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强果以行
物貫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　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　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蹶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
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侔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絮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嵬嵬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宜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祭吳侍中沖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耗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予讀矣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御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恌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伴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鶻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閼閼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已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禄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昔海濵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顔合意同
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胷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
多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
上始即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
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
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
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
泰亦衆已胡寧君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
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
誰者無悲今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
惟君之舊惟你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耻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蔵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韙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飜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酹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敎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鎭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仵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禄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
具此薄物

祭鮑君求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
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
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
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
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
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
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
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
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
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
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
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
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
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
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
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
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

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
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
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
甘霈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
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
若影響然鄉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
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歌
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
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尚饗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
送自京師歸而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
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
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
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
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
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
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蓋曰予既遂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穟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
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　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
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
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賛善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
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末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illegible]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　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駮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眞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陟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全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舁蒼然有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封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
相賜公使錢多使年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
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
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
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户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
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
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
孚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闈沈幽乃丹開封治民不絲乃丞御史督制庶
尤嘗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庸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勑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汧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冦至吏民初不恍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歛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內苑使蜀李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眞宗賜書奬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

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眞宗多
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
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
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
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
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
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眞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
實病不可强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而公固求外鎭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眞宗輙
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
昇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鎭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鎭至五月公疾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鎭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眞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眞宗爲之震悼能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其後君後夫人沈氏
其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宗今爲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吾又能好書實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眞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强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歉於年孰云耇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